

家庭相册

# 素手慧心诉深情

□刘牧之 文/图



雨疾风骤，吹落一地残香。三四月间梨花白，姥姥院中那棵老梨树，早已成为我记忆中永难忘怀的水墨画。

那个年代，女人一般都会裹足，家风传统的姥姥自然也不例外。虽然已经年迈，但是姥姥身材娇小、眉目清秀，依稀可见年轻时的娇容。少女时代的我，经常会浮想联翩，想象中姥姥三寸金莲、步步生香，年轻时必也是一名风姿绰约的女子。

姥爷年轻时在邮电局上班，家里不乏书籍、报纸。但是姥姥却是不识字的，一生会写的三个字不过是自己的名字。

然而，姥姥却又是心灵手巧的。小时候，印象最深的是看到姥姥坐在繁花似雪的老梨树下做女红。她的神情那样专注，乌黑的头发用头梳梳到脑后，然后用簪子挽起，身着一件纯手工制作的花对襟长衫，虽已年迈，身形却依然秀美，微风拂过，落英缤纷。光影中，姥姥犹如从古代宫廷走来的宫装美女。

姥姥一生子女众多，除去几位早夭的孩子，身边还剩五女一

子。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，姥姥用她灵巧的双手，为孩子们换来御寒的衣料和零食。

姥姥生活的年代，物资匮乏，孩子们穿的衣服、夜里盖的被子，全部都是姥姥一针一线做出来的。邻居们经常会羡慕母亲和姨娘她们，只要是姥姥看见过的衣服款式，总能对比着做出来。

姥姥还有一样绝活让我惊叹不已，那就是剪纸。逢年过节，家乡有剪纸的习俗，姥姥的剪纸技艺在十里八乡都是有名的。喜鹊登梅、龙凤呈祥、孔雀开屏、猴子捞月等图案惟妙惟肖。

还记得逢年过节去姥姥家玩，姥姥总会如数家珍地向我们展示她的宝贝。那些剪好的图案，她精心地收藏在一本本厚厚的书里。如果有哪个孩子喜欢，她会毫不吝啬的送给他们。姥姥的剪纸，让我们的节日增添了不少乐趣。

闲暇无人的时候，姥姥也会手把手的教我剪纸。可惜那个时候的我非常贪玩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姥姥，你的剪纸做的那样

好，你帮我做好了。”而此时姥姥却是笑而不语。

姥姥也会跟我说起她的娘家，在我的记忆中，姥姥娘家似乎离我们很远。姥姥说翻过东面的大山就是她的家，这样的话随着她的年龄增长频繁出现在我们耳中。

姥姥86岁时，忽然有一天听我妈说，我姨姥要来看姥姥。这是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姥姥在这个世上还有姐妹。

姥姥的妹妹，比姥姥只是小了两岁。姥姥18岁嫁给姥爷，从此再也没有跟姨姥联系，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。

姨姥在姥姥家足足住了半个多月，姥姥常常拿出自己做的女红、剪纸跟姨姥窃窃私语。临走时，两个老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，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姥姥流泪。

在我36岁时，姥姥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享年96岁。姥姥的一生，似乎从来没有轰轰烈烈过，恬淡、安静，如同天际的晚霞，却让所有跟她接触过的人感受到平和、温暖。

## 家学渊源成就杨绛

□王文静

读杨绛各种版本的好书，脑子里不断迸出“家学”二字。钱钟书眼中的“最贤的妻最才的女”，自家、夫家、闺蜜家，与之有关的蛛网状的那一串：“杨氏”“钱氏”“陈氏”，但凡我知晓的文化名流们：杨荫杭、杨荫榆、钱玄同、钱基博、钱穆、陈衡哲、陈少梅都与之有关。

不断读杨绛，对民国那一代的“文化世家”现象，越来越浓厚。我不断地思索，杨绛之后，还能不能出现钱钟书眼里“最贤的妻最才的女”？这是很沉重的且任重而道远的教育话题，能培养杨绛先生这样“家学渊源”的文化世家，几乎成绝响。

杨绛本身就是个大家闺秀，她出身无锡有名的读书世家。杨绛回忆父亲杨荫杭，同盟会员、辛亥革命志士、有检察官、律师、报社记者、学者的职业经历。人生几多坎坷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读书人的正义感，可以说父亲的思想影响了杨绛的一生。从杨绛散文中，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个对音韵学、诗经都下过功夫的父亲，有几分读书人的痴气，他对女儿一见钟情的乘龙快婿，更是惺惺相惜。当然还有，那位她并不喜欢的女师大校长，姑姑杨荫榆。

杨绛夫家钱钟书家族，“江南钱氏”后裔名流，更是科技、文学、政界，兄弟、父子、叔伯、祖孙三世名流，遍及全世界。其中无锡钱家更是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看过台湾学者蒋勋接受访谈时说到杨绛：“开始聊天了，我讲我在台湾听过钱穆的课，钱先

生讲诸子学等等。钱钟书和钱穆是同乡，而且是同族，钱穆因为家里很穷，钱钟书的爸爸曾经资助他……这时候杨绛接话，她一接，气氛完全变了。她说：“那时候我到北京读书，家里不放心，就让钱穆陪着我，他沿路给我讲了很多考据的东西……”只夫家资助的钱穆，都能在她北上求学的路上，就为她洞开了一扇学术之门，更不用说她的公公钱基博，神仙眷侣钱钟书了。

杨绛最好的闺蜜，当是中国第一女教授陈衡哲，“洞庭衡岳间的陈氏家族”更是不得小觑。陈的父亲是有名的学者和诗人，母亲能文善画，是著名画家和书法家，对她影响至深的还有她的舅舅和姑姑，陈氏后辈姻亲中更是文学家、书画家、剧作家层出不穷。从陈衡哲的曾祖母开始，陈家便开创了家学传统：“每个出生于或嫁入陈家的女子，或出于天性或由于环境，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造诣。”而陈衡哲当年正当事业辉煌之际，却毅然辞去教授一职，从社会生活中抽身出去，做一位全职母亲，专心教育三个孩子，陈的三个儿女个个不逊他们的母亲。而当年两位贤妻良母忘年交，在做好母职的同时，从没忘记研究学问。

先生已逝，中国的教育问题让更多的年轻父母担心畏惧，该如何着手子女教育？太多的教育人士，都在不断地重新思索，民国百年来，传统的“世家文化”在慢慢消亡殆尽，这个不断日益变换更迭的社会，呼唤适应新时代的家风家学家教。



■图片故事

## 目送

□袁恒雷 文/图

清代哲学家王夫之晚年有一则动人的故事：其时他已至暮年，身体多病，有朋友来家里看他。朋友临走时，他站在门口说：“恕不远送，我心送你三十里。”

朋友觉得不过是客气一下而已，等走了十来里后忽然想起有件东西落在王家了，于是返回去拿。等到了王家，发现王夫之仍站在门口向这边望，朋友无语凝噎，这个故事被他记述了下来。

远去的，只要愿意，都可以目送。夕阳可以目送，火车可以目送，公交车可以目送。而我们目送最多的，是一个个离去的背影。每一个背影的前头，是一张张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脸庞。面容用来承载欢笑，背影用来牵挂目光。

在手写笔记本流行的年代，有一本扉页上印有一段诗意的话：“你走，我不送你；你来，无论多大风雨，我也要去接你。”彼此，方明了离别是可以如此诗

意，而重逢的欢喜，无疑更是盛大的。

现如今，离别也同样是盛大的事情，不必只在机场、码头、车站，只要是你离开的地方，就是我目送的地方。

目送关注的多是背影，但也有相对静默的时候。比如我和我的三姨夫，他是在我几年前国庆假期时候去世的。那几天，我本想着和妹妹一起帮助父母秋收，无奈秋霜来临的晚，我们在县城的家里就多呆了几天。

在临出发的那天，很巧的是，三姨和三姨夫从乡敬老院来到我家。我和他们已经有一年多没见面了，由于那天中午我们要赶车回乡下，母亲连中午饭都没做。妹妹在摆弄她新买的智能手机，三姨在旁边看她玩，而我自顾自在看电视节目。中午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用妹妹的新手机和三姨三姨夫留了几张影。

未曾想到，这就是三姨夫的

遗照了，他在几天后突发心梗去世。他已经快八十岁了，患有心脏病，离去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。但当妹妹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时，我仍然情难自已。

他是我最后一位至亲的姨夫，也是最疼我的。如果我知道他那天来我家即是永别，我一定会在他跟前多说几句话，而不是还有闲心地看节目。

唯有想到我们一起合拍的几张照片，心里才有些安慰，其中有一张是我和他们二老的合影——他们无儿无女，想必照片定格的瞬间，他们的内心是格外幸福的。

三姨夫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，他对我母亲说：“过来看看小雷的。”我母亲说：“他还没去看看你们呢！”

我们一家都极为愧疚与惋惜，父亲当时没在家，他们彼此连最后一面也没看到，我母亲说，你大姨夫二姨夫去世前还在咱家吃顿饭，可你三姨夫连顿饭都没吃上。

想起那天最后，我把三姨夫挽上了公交车，还没等看见他们落座，车便行远了。

很多时候，因为相聚的短暂，分别的长久，我们会彼此挂念。而常常会想，总还有再聚的机会。但直至上天不眷顾的那一刻，阴阳两隔，我们会悔之晚矣，如果他们在时，我们会如何如何。

所以，务必要珍惜那些与亲友团聚的每一次机会，来日并不方长，真的不知道哪一次就是最后一次。而无论是和风旭日还是风雨交加，当分别的一刻来临时，可以亲送，就起身前往，不能亲送也当目送。当他们渐行渐远时，偶一回头，仍能看见你温热的目光，他们会感念你的牵挂，即便前方的路，仍是要自己走。

## 书海掠影



## 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 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  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